

教育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 机制分析和实践进路

——基于社会资本框架

程仙平, 吕 佳

(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杭州 310030)

【摘 要】聚合微观的社区空间内,社区教育旨在推动教育与社区的融合,使得教育赋能社区治理具备实践基础。遵循社会资本内涵逻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有着“互为因果”的有序循环关系,即社区教育的主体增能、组织培育、要素融合等功能属性基于社会资本的“信任合作、制度规范和扩大网络”破解“参与弱、主体不足和资源分散”社区治理困境。基层案例表明:基于“学”“育”和“联”模式实践,社区教育通过学习共同体、社会组织和资源聚焦等载体展现出教育的“柔性力量”,激活和创新社区治理的内容和途径。面向未来,社区建设通过强化学习共同体孵化、培育社会组织和扩大资源供给等策略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健康发展,构建和运行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终身学习的教育场景。

【关键词】社会资本; 赋能; 社区治理; 社区教育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2)04-0022-08

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缘于社会资本缺乏造成的社区治理失效问题层出不穷。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遭遇着“群众社区参与真空化、基层党组织对社区的领导边缘化、群众对基层权力监督形式化、群众社区生活呈现无理性苗头”^[1]等问题,陷入“行政干预多、治理效果差、居民满意度低”的实践困境,“居民参与弱、多元主体发育不足、资源整合难度大”等问题阻滞了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社区治理亟待借力社会资本提升自我适应未来事业发展能力。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程,^[2]“应当是全部治理系统的基础”。^[3]2020年初,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直接折射出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困境和发展短板。浙江省正在探索实施包括“教育场景、治理场景”等在内的未来社区建设,诸多实践诉求正成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社区治理水平的重大机遇”。^[4]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社会变革走到深处都会与教育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教育是一项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区治理应当且能够借助教育赋能推进其现代化。正如此,在社会治理的总体评价上有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与社会治理满意度呈正向的显著影响”。^[5]

社区治理根植于微观的社区空间,立足解决社区成员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社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间的矛盾。同样,教育在微观社区空间的主要形式即为社区教育,主要对象是聚合在社区空间的居民和利益相关者,其“不仅是提升个体参与社区生活能力的手段,本质上更多体现群体能力的过程”。^[6]为此,在考察社会治理与教育间关系时可以直接落实到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两者上,“社会治理具体到基层社区层面,便与社区教育密不可分,二者具有内在关联性”。^[7]然而,社区教育何以及基

【收稿日期】2021-06-0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城乡老年教育均衡发展监测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课题编号为DKA190449,主持人:程仙平

【作者简介】程仙平(1981—),男,安徽怀宁人,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区教育、教育政策;吕佳(1984—),女,浙江舟山人,硕士,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

于何种机制赋能基层社区治理,值得探索与研究。本研究以浙江省基层实践为案例,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阐述社区教育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和行动逻辑,进而考察教育赋能基层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

二、核心概念和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作为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适切性。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尚无共识,国内研究者多数倾向接受美国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些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强调“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有国内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体间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进而建构的社会参与网络”,^[8]“这种特定的关系网络存在于一定的群体关系、组织关系中,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当它被行为者调动或利用时,便以某种能量或资源的形式发挥作用,且能够创造价值”。^[9]“个体间通过互惠、合作参与群体性社会行动的方式,产生社会信任”。^[10]“作为个体与群体意义层面的结构性社会资源的集合,网络、信任、规范、关系等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11]因此“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能够“破解社区治理信任困局,促进形成社区治理行为规范和建构社区治理关系网络”。^[12]可以明确的是,社会资本携带天然的治理要素,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是促进社区治理的支撑力量。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念引入并运用于社区建设、发展和管理创新实践的产物”,^[13]是“社区内的政权组织、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以及居民个体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解决,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14]即围绕社区范围内公共事务所发生和进行的治理。普遍认为,社区治理“需要依赖各利益主体的共同行动、需要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公共空间格局,需要有能够保障彼此互动、协商、有序、全覆盖的制度网络等”。^[15]因此,通过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合作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显得刻不容缓。作为一种关系嵌入式资源,社会资本“凭借信任、规范、网络三要素所共同构成的稳定内部结构,有效改善社会治理主体间关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16]能够“激活社区居民

的主体作用和自治角色,在社区居民自治中谋取治理力量,创设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努力实现主体参与多元化、方式实现弹性化、享受成果公平化”。^[17]如前所言,我国社区治理出现诸多问题,尤其在“主体参与、组织体系、资源配置、法律构建”等方面遭遇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在社会资本理论指引下通过教育赋能注入发展新动能来适应和满足新常态下社区治理需要。

尽管已有研究的立场各有偏重,但关于“社区治理应该融入社区教育的功能”^[18]已然成为新常态下的主流取向。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存在,教育是一项面向未来的社会事业,是“人为”“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19]如,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教育即生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即为赋能。毋庸置疑,教育具有培育和提升社会资本的属性功能。作为基本公共社会服务的基本载体,^[20]社区教育能推动教育与社区的互动融合,是教育赋能社会治理在社区内的体现与实践,“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一定会因彼此互动而形成新的力量”,^[21]至此,有研究提出社区“教育+治理”^[22]实践模式。社区教育是“‘在社区中的教育’、‘为了社区的教育’和‘关于社区的教育’”,包含社区、居民、教育内容、组织者和资源五大要素”,^[23]能够“从提升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培育社区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等^[24]三个着力点推进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社会资本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等隐性资源,社区治理关注的是国家微观构成单元中的公共权力、公共事务等显性问题。“因其独特的教育性与社区性的有机结合优势,社区教育是提升社区内个体、组织及网络等多方面能力的有效载体”,^[25]为此在社会资本视域下推进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使得二者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有序循环关系。

三、理论图景和分析框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教育在经历“从德育范式到文化范式的转变”^[26]后已迈进融入社区治理的“治理范式”新阶段。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策环境下,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基石的社区治理必然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使命。

(一) 理论基础

破解基层社区治理困境,社会资本能够“提供一种整合性、包容性的破解思路”。^[27]社区教育具备鲜明的社会资本属性,即“社区教育存量增加,意味

着社会资本存量增加,进而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水平”。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培育路径,社区教育合理介入社区治理则能发挥“赋能程序”作用,有效地将社区居民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以及各类利益矛盾和问题统一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平台上并予以解决。具体表现有:

1. 信任合作: 基于主体增能提升参与能力

因参与不足而引发治理能力发挥不充分是我国社区治理的最大问题,“参与弱是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究其本质是作为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28]“社区教育旨在促进社区和人的共同发展,促进社区成员全面自由发展”,^[29]通过教育赋能促进社区成员“能动地介入到与其利益相关的社区公共事务中,在社区发展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中有效获得相关信息,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30]提升社区人的主体性,并增强“影响、感化和改变他人的能力,为自己或共同的利益对影响自身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力的能力”。^[31]众所周知,社区教育具有“全员”特征,在社区成员再社会化上具有增权赋能的价值体现,能够满足全年龄段个性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通过生活教育、职业教育、文化教育、闲暇教育引导和提升社区成员的生存生活发展能力等。有理由认为,社区教育通过提升素质和增强能力强化社区成员参与能力,进而可以建立起互信的社会纽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社区成员参与意愿低下所导致的互惠缺失和信任失效问题,有效破解社区治理低参与的现实困境。

2. 制度规范: 基于组织培育增强多元协同

主体不足也是当前社区治理的根源性障碍,尤为突出的是作为重要参与方的社会组织严重缺席社区治理。“社区治理中缺乏一种自主性的公共组织化精神”,^[32]尚未形成与社会组织化力量的有效对接机制。有研究成果认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从一元转向多元,不再是政府公共权力机构的独角戏,更多地需要包括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甚至个体自己”参与其中,^[33]社会组织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结构性条件之一,尤其是由居民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它们是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促进民主参与的有机载体”。^[34]社区教育具有“再组织化”^[35]功能,尤其是基于草根学习型社团、社会组织等在提升居民组织化和社区服务能力上发挥着再造作用。社区教育依托知识教育、兴趣教育、文娱活动等,以团队组织形式将居民在社区层面组织起来,提高主体组织化程度,以达成实现多元化、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景。

3. 扩大网络: 基于要素融合强化资源保障

“社区治理是一项集体选择的过程,是社区各资源主体的拥有者和利益相关者间相互博弈、互助合作的过程,富集的社会资本、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的行动选择”。^[36]与此同时,当前“治理要素间统筹和协同机制缺乏,重复性的资源配置,造成治理资源使用的效率低”。^[37]在我们看来,应强化和创新对陌生人社区的利益趋同,重新建立依托社区公共活动实现社区居民基于共同利益的融合机制。“所有主体都是社区治理动力的基本源泉”^[38],治理现代化呼唤多元共治,需要制度与组织的重新融通。社区教育能够建立融合共生机制,社区内各种资源可以基于社区发展需要和成员发展需求,通过注入学习元素,促进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构建促进社区治理的资源支持网络,促进治理要素互联互通,推动多元主体间协商共谋、联动融合,共同参与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进而发挥融合功能和集聚效应,促进资源要素转化为社会资本,更加有力的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二) 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理论推导,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存在着三种机制维度(表1),即在信任体系上通过教育提升素质和增强能力、强化个体的参与能力,有效解决社区治理的社区成员“参与弱”问题;在制度建立上,教育引导主体的规范化和组织化,有效实现协同治理主体多元化;在社会网络上,以学习促进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有效实现治理要素融合和形成资源支持体系。

表1 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	社区教育	社区治理
维度Ⅰ	要义1: 信任	功能1: 主体增能	困境1: 参与弱
	信任合作: 基于主体增能提升治理的参与能力		
维度Ⅱ	要义2: 规范	功能2: 组织培育	困境2: 主体不足
	制度规范: 基于组织培育增强治理的多元协同		
维度Ⅲ	要义3: 网络	功能3: 要素融合	困境3: 资源分散
	扩大网络: 基于要素融合强化治理的资源保障		

四、研究实施与案例分析

(一) 研究实施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浙江省在推进教育赋能基层社区治理上亦有“先驱”探索之举。浙江省在考察社区教育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探索过程中,遴选社区教育增能社区治理创新的样本案例,以期使社区教育发展和赋能社区治理实践更具普适性和推广价值。在选取研究案例时,一是遴选实践丰富的工作案例,即选择在推进社区

教育发展过程能够主动思考和探索社区教育服务的社区;二是尊重实践探索的原创性,尽可能保持案例概貌的“原汁原味”,以便探讨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不同路径和机理。尤为关键的是,2019年3月,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全面启动未来社区建设,提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治理等九大场景”建设目标,这势必能为社区教育、社区治理制定面向未来的愿景目标与行动纲要。

(二) 案例分析

实践案例的背后折射出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和内在本质。

1. “学”模式: 学习共同体

我国城乡间普遍存在着“社区范围内的个体基于共同旨趣、学习需求,在平等、互助的原则下,基于心灵契约共同构成的非正式学习团体”^[39]——社区学习共同体。有研究成果认为,社区学习共同体“其作用已超出教育领域与范畴,它对于社区成员幸福美好生活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40]即在生活共同体基础上通过互助学习、共同参与形成以共同的志趣、爱好、价值观、信仰结成的精神共同体,进而“改善社区居民的关系模式,用熟人社会的办法来解决陌生人生活的难题”,有效扩大社区内社会资本存量,消弭基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因此,社区学习共同体在浙江大地上生根发芽,在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教育通过群体学习增能社区治理的价值。

德清县阜溪街道依托“阜溪‘好婆婆’”学习共同体,努力唤醒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的行动自觉意识,有效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在社区草根社团的遴选基础上,街道社区教育中心专门开设“好婆婆”课堂,以“师资+课程”将“有钱有闲”的老龄群体吸引到社区内的学习课堂,通过集中培训

与进村(社区)培训相结合、群体学习与分散实践相融通的方式,“量体裁衣”为老龄群体定制学习资源,陆续研发出“婆媳共学”科学育婴、“幸福家庭”健康养生、“和谐婆媳”沟通技巧及“婆孙亲子”隔代教育四大主题系列内容。依托“星级婆婆评定标准”推进优秀评选,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组建“好婆婆”工作室,重点扶持“好婆婆”舞蹈队、“好婆婆”朗诵队、“好婆婆”快板队、“好婆婆”宣讲队等一批学习型团队健康发展。通过组织有效的社区学习,积极提升老龄群体的学习力和服务力,引导其有序、理性地协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为社区教育嵌入社区治理夯实群众基础和参与意愿。同时,组织老龄群体参与志愿活动,通过走乡镇、入农村和进企业活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垃圾分类宣讲、传播社会正能量。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扎根课堂班组、学习沙龙、学习型组织等各类学习共同体培育社会资本,促进邻里互动。多年来,招宝山社区教育中心根据街道总体安排,将区域内或社区内重要事务提交到课堂、引入到共同体学习活动中,引导居民参与讨论和决策,促进社区学习共同体逐步成长为社区自治共同体,营造“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治”的协商共治氛围。通过社区学习共同体,建立和完善“班长议事会”和“村民说事”等议事协商制度,定期将居民反映强烈的社区问题与难题引入班级课堂与学习共同体中开展主题讨论。如针对社区环境改造,社区教育中心组织社区内学习共同体依托物业工作人员、律师等专业人员专门开设物权法律、物业管理、城乡规划等课程内容,通过“专家授课辅导、专业人员解读、学员现身说法”等建立信任互助平台,利用课堂学习和团体互助等方式协商,凝聚共识,最终达成社区环境顺利改造目标。

以“善学”达成“善治”是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在“学”模式实践中,社区教育基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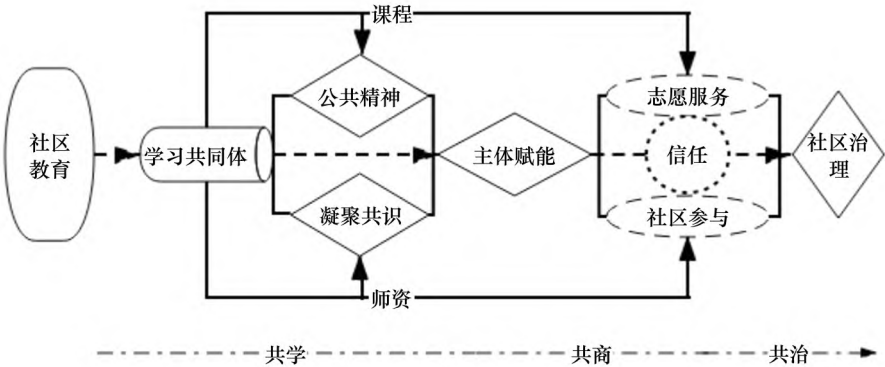


图1 “学”模式——学习共同体服务社区治理

习共同体的“共学”增强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构建社会资本中信任平台,凝聚共识、达成“共商”,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力,最终实现“共治”。其逻辑运行见图1。

2. “育”模式: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化力量凝聚社区居民,借助制度化的渠道有效协调社区的群体活动”,^[41]其“在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不仅表现为能够形成(准)正式社区关系网络,还是合作态度与公民技巧的训练场所,这些能力可能被转化为其他公民活动”。^[42]社会资本视域下,目前基层社会组织尚处在培育和发展阶段,其服务能力、组织架构以及绩效监管等问题已严重制约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的发挥。实践表明,社区教育在社会组织培育、成长与运行等内容上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制度供给、资源链接等多源机制”,能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开辟一条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路径”,^[43]进而达成社会资本积累促进基层社区治理的目标。

杭州市下城区依托社区教育平台重点孵化和培育各类社会组织,为社区治理积累社会资本。“十三五”期间,下城区社区教育通过“1050工程”助推“家门口学习圈”建设,立足于教育学习要素、社区市民熟知乐见的社会组织,每年集中评选10个民家工作室、50个精品社会组织。一是引导专业化发展,通过扶持帮助、激励评价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自我服务。二是坚持分层分类培

育,积极向具有学习服务基础的社会组织输送优质师资和学习资源以满足终身学习需求,构建社区学习的供需平台,精准为社区全体成员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公共服务。三是开展志愿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制定供给清单、创设公益岗位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发挥专业特长服务基层社区治理。

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通过教育孵化力量重点培育和引导民间组织向专业化社会组织转型发展。面对众多的外来务工群体,街道社区教育围绕新市民的生活保障、就业发展、子女教育等终身发展需要孵化各类社会组织。一是关注主体学习权益,加强教育产品社会供给;二是夯实组织保障,建立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运作机制;三是积极强化志愿服务,激发自主自治的社会能量,着力打造新市民融入城市生活典范工程。在社区教育引导和帮扶下,辖区内格畈社区的“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实现了由新市民自发创建的“草根之家”向专业化、自治型的社会公益组织华丽转变。目前,江干九堡街道已培育“小蜜蜂”志愿者团队等治理型社会组织100余个,通过教育培养、扶持培育社会组织为基层社区治理培养出一批有热情、凝聚力强、素质优良的组织化力量。

社会组织已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之一,“育”模式通过社区教育的“教育孵化”和“扶持培育”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精准化服务,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进而促进居民在社区内的(准)正式社会互动。其逻辑运行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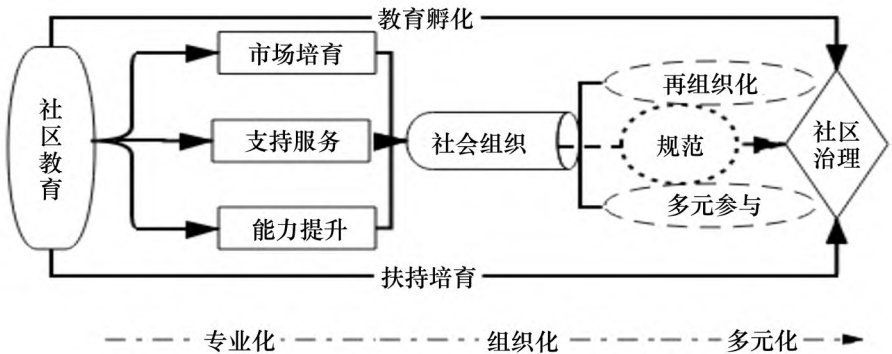


图2 “育”模式——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3. “联”模式: 资源聚集

针对“资源匮乏”现状,社区治理“要利用社区精英和居民的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利用其关系网络连接的社区外部资源共同参与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44]与此同时,社区教育具有“社会要素整合、社区资源聚集,共同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优势,^[45]“借助自身的资源整合优势发挥协调功能,扩大多方资源支持,实现着组织社区内外资源融通,形成促

进社区治理的资源网络”,^[46]彰显着强大的资源保障力量。

杭州市上城区坚持共建共享共治的工作理念,在社区教育委员会统领下,有效整合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全力打造与实施“星级家长执照工程”,创新探索家长教育社会化运作机制和家长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为基层社区治理中形成家庭教育“合力”注入智慧。一是联动各方力量推进制度创

新。合理优化区域内教育要素,形成教育合力的新举措。探索与实施政府直接领导、教育主力推进、相关单位全面配合、专业机构全程引领、社会力量全力支持的家长教育联动体系,实现教育效益最大化,避免了重复建设、缺位错位等问题。二是依托上城区终身学习移动平台构建包括学习、积分、认证、颁证等系列化网络体系,着力构建线上学习、线下培训、积分累计、线上测试、领取证书、自主参与等无缝化、一站式学习服务体系。三是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教育活动。创新社区学习方式,通过服务参与者、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形式等一体化举措,全面满足社区居民碎片化、移动化、游戏化、社区化、实用化的学习需求。

宁波市江北文教街道坚持“政府主导、社区定制、市场调配、社会运营”工作原则,探索建立运行机制,积极为推进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工作搭建新平台、新载体。一是引入市场化运作的全龄化交互式的长者“一堂一乐”项目。引入第三方,开展以

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以互联网教育共享为核心理念、以长者与全龄人群交互为精神追求的“一堂一乐”长者课堂项目。二是招募辖区高校师生志愿者,定期在高校园区及社区开展巡回公益活动,积极为辖区内青少年开展青春性教育和生殖健康教育系列培训和服务。三是充分发挥辖区内金融机构集聚的优势,开展“党建引领银政共建”活动,挂牌运营“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基地”,促进辖区金融机构与街道结对,聘请资深从业人员担任社区金融宣传员,开办金融知识系列化公益讲堂。

资源要素汇集和优化促进了社区内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破解了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中的“资源瓶颈”问题。“联”模式实践基于社区教育“共建共享”原则,激活和优化了教育资源,促进多元主体“有机团结”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构建服务社区治理的“资源网络”,实现了社区治理“共治”目标。其逻辑运行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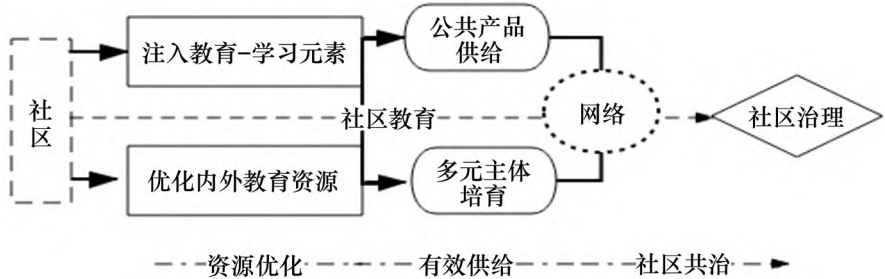


图3 “联”模式——资源聚集促进社区治理

五、案例启示和对策建议

(一) 实践启示

上述案例表明,基于社区这一微型的利益共同体,通过教育的“启智”可赋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个体发展而言,社区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实现对社区居民的赋能,提升他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本领与能力,提升社会资本的信任水平,进而形成个体自愿融入社区、社区有效聚合居民的互动平台和有效途径。就组织发展而言,社区教育通过团队组织、平台构建等实现社区再组织化和利益协同,建立社会资本互惠合作机制,扩大社会资源的资源空间,促进多元化、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形成“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社区共同体。同样,在“教育+治理”语境下,教育也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教育尺度”的参考坐标。

社区治理要以满足社区成员的终身全面发展为

宗旨,避免陷入“行政指令”式的刚性要求怪圈,尤为关键的是以教育的“柔性力量”去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进而激活和创新社区治理的内容和途径(如图4),如同上述案例所表现出的以“润物细无声”力量去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有效构建共享共治的社会良序。概言之,社区教育正以其独特优势有效增强社区居民的公共性、参与性和主体性,促进社区共同体和治理体系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制的探索创新。

(二) 对策建议

面向未来发展,我们应当运用和强化社区教育这一“柔性力量”增能社区治理,进而创造“上下互通”治理方式,与此同时融入社区治理已成为未来社区教育发展的增力源泉。未来社区建设,要致力建设社区“教育+治理”耦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围绕“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耦合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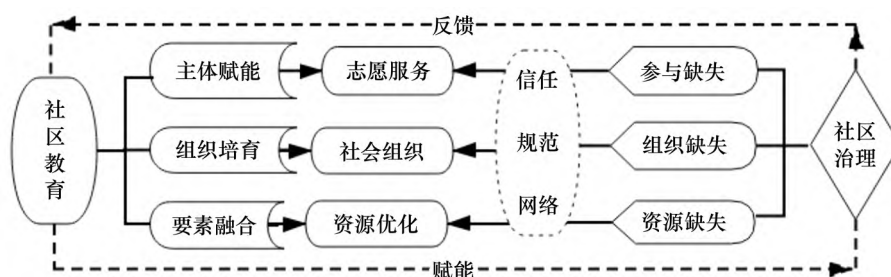


图4 教育赋能基层社区治理的运行机理

嵌,进而形成善教善治相融合社区发展格局。

1. 强化学习共同体孵化机制

一是培育社区学习文化。“以终身学习为核心的新学习文化的形成是学习型社会的基础”,未来社区要注重培育健康有序的终身学习文化,在丰厚的文化实践土壤中挖掘和培育社区学习文化精神,形成倡导终身学习社区风尚。二是强化社区学习共同体保障体制。强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运行保障机制,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探索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经费筹措模式,健全社区学习共同体奖惩机制,推行“市场遴选、末位淘汰”机制。

2. 强化社会组织培育机制

以教育赋能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一是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准入制度和监督考核标准,采取多种方式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优化项目运作,提升社会组织精准化水平。二是构建供需双方互动通道。未来教育要“构建民主参与决策机制和公民表达利益需求的对话机制”,分析和研判社区成员的学习动机和趋向,建立“自上而下的需求调查与自下而上的需求传递”一体化“双向”渠道,从而全面精准获取社区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3. 扩大教育资源供给范围

“善学”是“善治”的前提与条件。教育融入社区治理,必须能提供丰富的学习产品,满足社区成员的终身学习需求。一是建立多元协同机制。主张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探索建立多节点分布式的社区优质资源服务体系,加强社区文化资源整合协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逐步形成全员参与整合社区文化资源的机制。二是拓展社区学习空间。立足自身学习基础与机会,有效扩大社区学习公共空间,丰富社区学习空间的内容和功能,进而构建稳定、持续、信任、参与、共享和获取资源与满足需要的社区公共学习服务体系,致力形成“能学、学好、学成”的多维

学习空间。三是拓展社区资源网络。有效链接社区内外资源要素,扩大资源网络支持,致力发挥教育赋能和资源优化的聚焦和辐射作用,促进组织内外资源互联互通,架构服务社区治理的资源网络。

【参考文献】

- [1][13]任晓春.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J].中州学刊,2012(2):6—9.
- [2]唐忠新.社区治理: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N].光明日报,2014-04-04(11).
- [3][14]夏建中.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再到社区治理: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J].甘肃社会科学,2019(6):24—32.
- [4]易外庚,方芳,程秀敏.重大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有效性观察与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20(3):16—24.
- [5]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构建研究课题组.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估研究[J].社会治理,2019(10):11—27.
- [6][43]刘子悦,冷向明,丁秋菊.柔性力量:社区教育嵌入社会组织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0—18+27.
- [7]董平.社区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实现的工作模式研究[J].成人教育,2016(11):76—78.
- [8]马红梅,陈柳钦.农村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分析框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2):10—19.
- [9]燕继荣.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 [10]Putnam, Robert.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of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9—11.
- [11]袁利平,姜嘉伟.社会资本: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行动逻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6):219—226.
- [12][34][44]李梦莹.社会资本培育视域下的社区治理创新:本质蕴涵与实践进路[J].学习与探索,2017(8):57—63.
- [15]唐若兰.社区治理创新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J].探索,2015(6):150—153.
- [16]张继亮.社会资本提升社会治理能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3-28(7).
- [17]彭珊.新时代的社区治理之路[J].人民论坛,2019

- (27): 68—69.
- [18] 吴遵民, 蒋贵友. 公共危机背景下社区教育功能再思考: 基于社区治理的视角[J]. 教育研究, 2020(10): 92—101.
- [19] 赵雪薇, 孙迎光. 教育概念与教育本质新解[J]. 上海教育科研, 2016(7): 18—20.
- [20] 李琚, 贾凡. 社区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必要性及策略选择[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8(6): 64—71.
- [21] 高志敏. 迈向交集: 论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J]. 教育发展研究, 2015(23): 67—76.
- [22] 南旭光, 刘胡敏. 社区“教育+治理”: 现实逻辑、耦合机制及发展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0(4): 29—34.
- [23] 侯怀银. “社区教育”解析[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133—139.
- [24] 李训贵, 韩娟. 社区教育助推社区治理的思考[J].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16(3): 25—28.
- [25] [46] 冷向明, 郭淑云, 张艳秋. 柔性力量: 社区教育嵌入社区能力发展研究——基于武汉市D社区的观察[J]. 领导科学论坛, 2019(19): 52—66.
- [26] 杨东. 社区教育发展: 从德育范式到文化范式[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23): 70—74.
- [27] 方亚琴, 夏建中.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7): 64—84 + 205—206.
- [28] 袁方成. 增能居民: 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J]. 行政论坛, 2019(1): 80—85.
- [29] 叶忠海, 朱涛. 社区教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58—59.
- [30] 陈伟东, 李雪萍. 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的发育[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1): 27—33.
- [31] 陈树强. 增权: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03(5): 70—82.
- [32] 杨君, 徐选国, 徐永祥. 迈向服务性的社区治理: 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126—130.
- [33] 俞可平. 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48—59.
- [35] 李晓婷, 袁瑞娜. 以社区教育优化社区治理[J]. 人民论坛, 2019(18): 78—79.
- [36] [37] 姜晓萍, 田昭. 授权赋能: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64—71.
- [38] 王东, 王木森.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 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J]. 青海社会科学, 2019(3): 126—131 + 141.
- [39] 汪国新.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策略[J]. 职教论坛, 2012(3): 47—50.
- [40] 徐明祥. 社区学习共同体在中国的广阔前景[J]. 中国成人教育, 2014(14): 5—9.
- [41] 彭未名, 林蕾. 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社会治理创新[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0(5): 21—26.
- [42] Melanie C. Gren and Timothy C. Brock, 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 Versus Informal Interaction: Contributions to Skills and Perceptions that Build Social Capital, pp. 1—25.
- [45] 黄健. 社区教育: 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拓展新功能——基于上海案例的思考[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 2015(5): 1—4 + 8.

Mechanism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Education Empowering Grassroot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Framework

CHENG Xian-ping, LV Jia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Center, Hangzhou 310030, China)

【Abstract】Community education for the micro unit, a way to integrate education into the community, lays the basis of implementing education-driven community governance. Following the logic of social capital connot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have an orderly circular relationship of “mutual cause and effect”, that is,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such as subject empowerment, systematic cultivation and fusion of element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s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expansion of the network”, it is necessary to resolve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dilemma of “weak participation, insufficient subject and scattered resources”. The grassroot cases show that community education shows the content and way of “flexible power” activ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learning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 focu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education and joint” mode. In the futur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houl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 governance” mode by strengthening the incubation of learning communities, cultivat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resources, so as to construct and operate an educational scene that can meet the lifelong learning of community member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empowerm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education

(编辑/关永承)